

旅途 JOURNEY

# 寻访天净沙

□ 张颂甲

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——这是京西古道的一隅，也是元曲大家马致远的故居



马致远故居

张颂甲 摄

法和绘画，其中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《秋思》一曲，他的特体字，吸引了人们的眼球。室内还有马致远弹琴的塑像，栩栩如生。北屋是东篱馆，门上对联：“大雅高风催藻韵；小园奇趣追诗情。”此馆及西厢房皆为展室，陈列有关马致远的作品和元代的一些文物。浏览几间展室后，我产生了一个问题。作为一代著名文人大家为何只有曲、剧流传，而无诗文问世？据友人李君相告和展览说明，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，中断了华夏传统的文化制度，废除了科举，还把传统视为上品的读书儒生，降低为“七医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”，成为“下九流”。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人力是无法割断

的。继唐诗、宋词之后，过去曾被一些人认为微不足道的戏曲、杂剧等民间通俗文学这时大大发展、兴盛起来，其登堂入室，延续和取代了正统文学的地位。

元曲兴起，实非偶然。一方面她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，可以朗朗上口，为人们所喜爱；另一方面元曲锋芒直指社会弊端和异族统治，放射出战斗的光辉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继唐宋八大家和李、杜等诗仙诗圣之后，元曲也产生了许多名曲和名家，关汉卿和马致远就是开新风的代表人物。

从东院进入西院要跨过一座小石桥，迎面是一个马厩，内有一匹几乎与活马无异的马的模型，正在槽头吃草料。马致远在《秋

思》中特别提到“瘦马”，原来马致远还是一个爱马至深的人。他写的一篇《涉调耍孩儿借马文》，用的是元曲调，书写在两院之间的一块木板上，读后让人笑不拢嘴。

友人指着这篇文章，为我讲述这个故事：当有人来向马致远借马一时时，他写道：“不借时惹了兄弟，不借时反了面皮。”万般无奈，只好出借。只是千叮咛万嘱咐：当着马“饥时节，喂些草，渴时节，饮些水；着皮肤，休使粗毡屈，三山骨休使鞭来打，砖瓦上休教稳着蹄，有口话你明明记：饱时休走，饮了休驰。”“不骑啊，西棚下凉处拴，骑时节，拴地皮平处骑。将轻轻嫩草频频的喂，歇时节，肚带松松放，……。”

马致远告诉借马人：“抛粪时教干处，抛尿时教净处；尿栓时节揀个牢固桩橛上系，路途上休要踏砖块，过水处不教溅起泥。这马知仁义，似云长赤兔，如益（翼）德乌雅。”

他还喋喋不休地说道：“有汗时休去檐下，拴道时休教侵着颞，教煮料，草铡底细，上坡时把身来耸，下坡时休教走的疾。休道人忒寒碎，休教鞭敲着马眼，休教鞭擦损毛衣，……。”

在马尚未归还时，他说：“早晨间借与他，日西盼望你，倚门专等家来内，柔肠寸寸因他断，侧耳频频听你嘶，道一声好去早，两眼泪双垂。”“叹的一声长吁气，哀哀怨怨切切悲悲。”（原文用繁体字，标点符号及括号内系我所加）

我不厌其烦地引录他许多文字，是因为这是他的真情流露，絮叨憨态可掬，实在令人忍俊不禁。但马致远为何如此溺爱他的马匹，还赤裸裸地把它明白写出来？令人费解。

我们接连参观约一个时辰，一直没有其他观众前来，直到离去时，才又来了几位参观者。值此春秋旅游佳日，当北京其他各名胜古迹往人满为患时，这里为何有些冷清，大约是这处古迹为人们少知和交通不便的缘故吧！

□ 沐墨

象的每一种事物，都能够成为我心中永久的灯神。黑暗能给人带来灵魂的放逐、好奇、沉思、自省，以及从未有过的勇敢、孤独与柔情。你相信吗？黑暗其实是洁净的，只是那些灯红酒绿、夜夜笙歌，才褻渎了圣洁的黑夜。大自然给了我们黑暗，其实就等于给了我们仰望梦想的温床。可是，我们一度追求光明，向往繁华，无数灯火的作祟，刺痛了那些曾在暗夜里仰望过梦想的眼睛，所以，如今有多少人抱着残缺的白日梦，在悲伤的暗夜里流泪？又有多少人撕裂世界的光明，在灯火阑珊处迷路？

子夜时分，人群散去，独闻犬吠，一弯迟月爬上树梢，黑暗瞬间被划破，远处可见山的剪影，把人间过早地推向白昼。母亲起身去焚香，祭拜鬼神。案头线香宁静生烟，缺月在枝间梢头游走，这样的时刻，仿佛一生的心事，都燃在香里，萦绕旋回。得风，得月，香静态极妍，人闻之而忘忧，鬼神闻之而循迹。暗影流光，暗影隐藏、灵动，闻香而观心，于如此洁净的暗夜，何尝不似一种别样的柔情。

所以，我们须得感谢黑夜，给予我们仰望天空寻找光明的勇气，使我们理气内调暗生温柔，悠品人间情长。



□ 黄秀兰

种好处，这些附带福利也不错呢。

人到中年，对家庭的认识与年轻时有些不一样。我与先生都远离父母，过的是二人世界、三口之家的小日子，一直清清淡淡的，没有大家庭的温暖气息。有时候过节放假，遇到加班，或者车票难买，直接宅在家里，再热闹的节日都被我们过得冰冷。那种真实的烟火气，那种贴帖的亲情暖，是儿时的记忆，是俗世的留恋。年轻时，为前途奔波，为志向奋斗，中年之际，脚步慢下来，那些光阴里的暖就弥漫在内心的角落落落，哪哪都是。

64岁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妈听说我要生二胎，拍着胸脯对我说：“妈支持你生，多只麻雀多阵风。”我吓唬她，说生了二宝花钱多，吃穿都没有现在好。老妈根本不当回事，说：“吃粉丝是吃，吃鱼翅也是吃，穿貂绒是穿，穿粗布也是穿，等你60岁，这孩子也有20岁了，小大人一个，值！”

好吧，大宝已经是放飞的风筝，盼个二宝，晚年时能给我们倒个茶递个水，我养二宝就不空巢这点小心思。

## 乡间的秋夜

我们追求光明、向往繁华，在无数灯火的作祟下，刺痛了那些曾在暗夜里仰望过梦想的眼睛

一段漫长的旅途之后，回到故乡，已是满眼秋色。农人们收割工作至尾声，紧接着又在田垄上起着花生和土豆。承包户在棚里做最后的淘金，紫颜如玉的葡萄，低眉敛目的冬瓜西瓜，统统请上卡车，向四面八方的集市运输。

惟一还好的是，母亲侍弄的花圃，一如既往地芳香团簇，居室的花季还在。摆在我房间窗口上的太阳花，依旧粲然。回到家的那日傍晚，我随口提了一句，想吃芋荷。母亲便急急地出去采去，我跟随其后。走到田里，那堪比人高的芋荷严严实实地将我们遮住，透过硕大叶脉的绿色黑暗里，我们谁也看不清谁，却比平日里面相对时的存在感更为强烈。当我扬起胳膊撩开芋荷叶的那个瞬间，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疼痛，我意识到可能是被什么东西蜇了，尖叫出来。这时，一只温柔的手牵握住我，疼痛减缓。“准是让蜜蜂给蜇了。叫你不要下田里来，你偏不听。”母亲说话时的口气让我感觉到，自己还是20多年前那个喜欢爬树的野丫头。我一声不吭，母亲撕了一小片芋荷叶，给我擦拭。也不知这法子，是不是科学的。小时候多次被马蜂窝蜇了脸，也

## 多只麻雀多阵风

生不生二孩，一家有一家的打算

在二孩政策未松口前，我看人家怀里抱着，手上捧着小宝宝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羡慕嫉妒恨全有。

有次在邻省游玩，旁边的白色越野车里，爸爸开车，妈妈坐副驾，后排一溜坐了三个大小小年龄成梯次的娃娃，脸模子一看就是一家。感慨人家买个车才划算，充分利用。哪像我们，孩子大了，不愿意跟我们跑，夫妻俩开个车出去，后排全空，真是兜风。

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省，不在那个省；我们有所谓的“铁饭碗”，人家干个体；我们是非独，人家是独生子女，一大摊子不平等，因此，我们就理亏，就只能生一个？想得头疼也弄不明白所以然。也考虑过种种变通途径，计划多生一个，设想了N条路：想过辞职，勇气不够；想过假离婚，嫌手段低劣……只好将那颗蠢蠢欲动的心藏着压着。

在北京居住了几十年，久闻远郊区有两位名人故居，一是清代的曹雪芹在西山黄叶村的故居，曾去谒赏过；而另一是元代的马致远故居，只在距离市区很远的京西古道上，云深不知处，所以久久不能前去寻访。

马致远，字千里，号东篱。1250—1324年，享年74岁，原籍北京，是一位“姓名香贯满梨园”的文人学者，历来被称为元曲大家，在元代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。元曲《天净沙·秋思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：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被称为秋词之翘首，千古之绝唱，是京西古道历史沧桑的一个印证。

2015年初秋，在友人和家人的护卫下，我这个耄耋老人仰慕他的大名，在识途友人李君带领下，拄杖驱车百里，奔赴门头沟区深山里的韭园村，他的故居就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。

时值金秋，阳光普照。山路逶迤，树木蓊郁。进村后“枯藤”随处可见，“老树”也有不少棵，“昏鸦”则未闻其声。雕刻有许多小动物和花卉的石质小桥仍在，两旁加了木护栏，被后人油漆过。水渠尚存，桥下已无流水，惟余两根水管。村人说，溪水清凉甜美，是村民的饮用水，裸露恐被污染，故改用水管输水。可惜，往日“小桥流水”的景致全然无存了。

马致远的故居是古典院落，位于村子的一隅。跨过小桥，影壁上有“马致远故居”五个雕塑大字，其下是马致远的石像。据说故居占地仅700多平方米，共有茅舍十七间，荒废多年，几近坍塌。近年来，经门头沟区拨款和民间集资，加以修缮，整旧如旧，才初具规模。进入院门，南侧大屋是故居陈列室，门上有一副对联：“一曲秋思成绝唱；半生杂剧成名家”，颂扬马致远的文学成就。展品多是作者的作品和历代名家题写的书

笑看生活

## 入戏太深

□ 霍寿喜

买的没有卖的精？不一定！还得看会不会“玩心计”

乡下的表哥凭着精明和节俭，终于在我们这个小城买了商品房。为了省下装潢的木工费用，表哥特地地把做木匠的侄儿叫到城里，也没忘给我打电话。“我对板材行情一无所知，去了只怕会添乱的。”我在电话里就想推辞。表哥笑了：“就凭你一口城里话，就能帮我的忙。”又说：“我这侄儿一直在外面搞装潢，对行情很熟，可他和我一样，穿着土土，方言太重……”原来，表哥是怕商家欺负乡下人，特地让我这个城里人去“压压阵”。

周五晚上，表哥带着他的侄儿来到我家。小木匠看着非常机灵，喊了我一声“表叔”后，立马就敬烟。表哥倒是开门见山：“明天就去买板材，你不出马不行了。”我虽不懂装潢，但知道板材种类繁多，花钱也最多。“好吧，我一定去，也一定替你们压压价。”见我做了个下压的手势，表哥笑了：“谢谢，谢谢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如约来到“天湖建材大市场”。表哥没有来，只来了小木匠。我指示性地交代他：“一定要多看几家，争取买到‘最低价’。”小木匠笑了笑，递给我一个个鼓鼓的信封：“等一会，由你来付钱来。”说罢，就埋头朝前走，径直步入一家叫“板材王”的店铺。他一上来就说这里面品种齐全，这让我觉得小傢伙还是“嫩”了点。我装作老练地询问一些板材品种的价格。最后对小木匠说：“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吧。”可他却一个劲地强调这个地方价格适宜。我还要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原来是表哥打来的。天哪，他也说“板材王”里的东西不错，让我付款。我虽有些不愿意，还是把钞票掏了出来。心里不无自嘲：又不是用我的钱，真是瞎操心！

接下来就是运货，表哥非常及时地出现在店铺门口。

小木匠指挥着搬运，表哥把我拉到一旁，小声道：“唉，没办法，演了一出戏，让你当了一回装潢主。等一会，我那木匠侄儿就能领到300多块的‘回扣’，这可是还价还不出来的呵。”我听了有点理解，但也不满：“事先跟我说清楚不就行了！”表哥用手指点了下嘴唇，声音更小了：“我不就是想让你‘戏’演得更逼真嘛。”尽管是为了少花钱得实惠，但虚实实实间，买卖双方都未必占了便宜。还不如彼此少玩一点“心计”，把价钱摆在明面上，清清楚楚算账，我又何苦跑来冒充装修主呢。



维也纳纳旭市场

## 市井与艺术相随

□ 谢飞

无论你来自哪片大陆，都能在纳旭市场找到自己最熟悉的食物

如果说维也纳是一本书，除了莫扎特、贝多芬、克里姆特、茜茜公主这些耳熟能详、浓墨重彩的音乐、艺术、历史章节，还有一个涓涓流淌但同样丰富精彩的章节——纳旭市场(Naschmarkt)。它已超越了传统意义和市井层面的菜市场，成为维也纳地标之一，是当地人最喜爱的集市，常年游客络绎不绝。据统计，纳旭市场每周接待游客约65000人。

纳旭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，当初只有瓶装牛奶及灰树木材在此交易，因此得名Aschenmarkt。自1793年起，凡从内陆运往维也纳的水果及蔬菜必须到此进行交易。1820年，民间逐渐将该市场称作纳旭市场，直至1905年正式命名。1977年起，市场西头的停车场每周六就变成跳蚤市场，各种古玩、手工艺品、绘画、老书等等几经流年的物件儿琳琅满目，安静等待着人们有意无意地擦肩而过。

许多天主教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市场，奥地利也不例外。纳旭市场有400多年历史，是维也纳17个永久性市场里规模最大的。如今的纳旭市场里，多数店铺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。这条延伸1.5公里的市场共有123个摊位，竖立平行分为三列，其中一列集中了餐馆和酒吧，另两列则为连成排的独立小摊。



纳旭市场一景 谢飞摄

当初这里是维也纳接触巴尔干地区的窗口——土耳其肉铺、波兰甜品、地中海特色小吃混搭着维也纳当地传统美食及咖啡。现在，当地人将纳旭市场为“城市之胃”——波斯鱼子酱、希腊生蚝、土耳其烤肉、德国酸菜、意大利墨鱼汁面和海鲜饭、摩洛哥小吃、日本寿司、中国调料、韩国泡菜、荷兰蘑菇、热带水果蔬菜等等，世界各地的特色食品和有代表性的食材琳琅满目，为踱步于小摊之间的路人献上一场视觉盛宴。除了目不暇接，徘徊纳旭市场，还有嗅觉与味蕾的享受：各种耳熟能详或素未谋面的调味料、草药、品种繁多的奶酪、各式各样的香肠腌肉、新鲜出炉的烘焙品、烤鸡烤肉、切糕等等美味，让人有品尝各种美食的冲动。食物之外，纳旭市场还有个别摊位专门出售波西米亚风格、地中海元素的手工艺品，如饰品摆件、餐具茶具、服饰等。纳旭市场无时无刻不在低调地证明自己的座右铭——只要你想到的东西，都能买到。如今，市场还新增了有机专卖角。8个指定摊位每周六专卖有机水果、蔬菜、粮食、牛奶、面包、猪肉、鱼等，并在商品上贴上醒目的“有机”标识，方便过客选购。

置身在纳旭市场，无论当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，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。无论你来自哪片大陆，都能在纳旭市场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光明。当地人和游客混在一起，或为家庭用餐采购，或纯粹欣赏。摆摊的小贩，或是初来乍到或是几代经营，都自豪地带着各自民族地区的印记融入纳旭市场日复一日的循环中。

纳旭市场还有独特的文艺气息。它集中了许多历史文化的沉淀：陈列着画家克里姆特《贝多芬长卷》的分离派艺术馆、1791年莫扎特《魔笛》首演的维也纳歌剧院、奥托·瓦格纳在新技术运动中的建筑设计遗产、列奥波德博物馆、第三人博物馆、欧洲第四美的菲里格莱德阶梯，在人们享受世俗生活的同时，还有经典文化的伴随。

在纳旭市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后，为了让它保持活力，维也纳政府自2010年8月起，斥资1500万欧元，对地下管道、排水系统、电路和路面等进行修缮和升级，预计今年11月竣工。但连接左右主干道的人行道施工将持续到2016年。竣工后，该区域之前的停车位将全部取消，新建饮水喷泉和长椅。在为时五年多的施工中，纳旭市场正常运行。

如果说维也纳是一颗宝石，那么纳旭市场就是美食上的一颗宝石。各地文化和谐交织，皇食美味冲击味蕾，市井与经典艺术气息共存。若落得闲暇，来杯小酒或一份美食，听着看着身边的百态人生，惬意乎？惬意哉。